▶雪豹

世界詩人 吉狄馬加

吉狄馬加，彝族，中國當代著名詩人，世界詩壇具有廣泛影響的詩人。

1961年出生於四川省涼山州。歷任四川省涼山州文聯主席，四川省作協秘書長，中國作協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青海省副省長。現任中共青海省委常委、宣傳部長，青海湖國際詩歌節組委會主席，中國少數民族作家學會會長，中國詩歌萬里行組委會主任。他是一個極富創作理想和社會責任的詩人，其詩作注重關注生命、自然、環境、民族、和平、世界直至宇宙，已出版詩集數十部（種），有的被譯成多種文字流傳世界詩歌界；多次榮獲中國國家文學獎和國際文學獎；並作為中國作家代表，應邀訪問了意大利、美國、哥倫比亞、泰國、約旦、埃及以及香港等國家和地區，出席國際詩歌節和相關文學、文化交流活動。

神性召喚　自然天成

——長詩《我，雪豹……》學術研討會在京舉行

日前，由中國作家協會創作研究部、中國少數民族作家學會、《人民文學》雜誌社聯合主辦的吉狄馬加長詩《我，雪豹……》研討會在北京中國現代文學館隆重舉行。

《我，雪豹……》是當代著名詩人吉狄馬加近期創作的一首長詩力作，發表在《人民文學》2014年第五期，全詩長達400餘行，以第一人稱「我」爲敘事主體，描繪了一隻矯健、勇猛、遊走於高原雪山之上的雪豹，並通過這隻雪豹與人類精神情感的一脈相承，發出對雪豹自身命運、對雪域高原與自然環境、對人類生存發展乃至未來前景預言性的神性而詩意的表達。詩人的創作緣由，猶如神性的召喚，自然天成，整首詩作氣勢磅礴、一氣呵成，語言純淨而流暢、堅固而鋒利，結構上起承轉合緊密相連、跌宕起伏，詩人內心深處蘊含的情緒從一行行詩句中迸發，或輕重緩急，或沉鬱凝聚、或悲壯憂傷，最終抵達蒼茫和遼闊。

該詩發表前後迅速在詩歌界傳播，衆多詩人參與評論，在詩壇形成強大的衝擊力。讀者評價《我，雪豹……》是人與雪豹同爲自然之子的見證，是對溫暖的渴望，對高貴的堅守，是一種涼而不冷、哀而不傷的大美之境，是審美意義上的詩歌大境界。研討會現場，與會詩人、評論家一致認爲，在當代詩歌界，吉狄馬加是一位最具世界意識、最具生態倫理意識的詩人，他的詩體現的是所有存在物之間的普遍聯繫與相互滲透，比如自然與自然之人，透露出宇宙的無限性與總體性的美。還有，比如長詩的多重隱喻結構，比如民族主義、英雄主義、現實主義等等。總而言之，吉狄馬加的詩是民族詩學與生態詩的融合，及其生態倫理思想置身於當代生態學所描繪的危機趨勢之中，並顯示出民族詩學在生態、社會和政治等方面的意義，顯現出其自然、精神和神話學的意義。

中國作協副主席、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李敬澤，中國作協原黨組副書記、中國少數民族作家協會名譽主席瑪拉沁夫，四川省人大原副主任、四川省文聯、四川省作協名譽主席馬識途，中國作協原黨組副書記、中國散文學會會長王巨才，中國作協名譽副主席鄧友梅，以及著名詩人、詩歌評論家屠岸、高瑛、葉延濱、陳衆議、朝戈金、葉梅、施戰軍、石一寧、吳泰昌、包明德、特賽音巴雅爾、吳思敬、趙振江、石厲、李小雨、邱華棟、朱先樹、查干、葉廷芳、祁人、汪劍釗、樹才、高興、彭學明、何向陽、馮秋子、唐曉渡、班果、翼人、梁平、王明韻、臧棣、王家新、李鴻然、耿占春、伊沙、李震、瀟瀟、謝克強、徐貞敏、薛慶國、劉文飛、楊志學等90餘人出席了研討會。研討會由中國作協創研部主任梁鴻鷹主持。

文　唐瑜、祁人

▶中國當代著名詩人吉狄馬加

我，雪豹……

——獻給喬治·夏勒

喬治·夏勒（George　Beals　Schaller，1933年—），美國動物學家、博物學家、自然保護主義者和作家。他曾被美國《時代周刊》評為世界上三位最傑出的野生動物研究學者之一，也是被世界所公認的最傑出的雪豹研究專家。

1

流星劃過的時候
我的身體，在瞬間
被光明燭照，我的皮毛
燃燒如白雪的火焰
我的影子，閃動成光的箭矢
猶如一條銀色的魚
消失在黑暗的蒼穹
我是雪山真正的兒子
守望孤獨，穿越了所有的時空
潛伏在岩石堅硬的波浪之間
我守衛在這裡——
在這個至高無上的疆域
毫無疑問，高貴的血統
已經被祖先的譜系證明
我的誕生——
是白雪千年孕育的奇跡
我的死亡——
是白雪輪迴永恒的寂靜
因為我的名字的含義：
我隱藏在霧和霭的最深處
我穿行於生命意識中的
另一個邊緣
我的眼睛底部
綻放著呼吸的星光
我思想的珍珠
凝聚成黎明的水滴
我不是一段經文
剛開始的那個部分
我的聲音是群山
戰勝時間的沉默
我不屬於語言在天空
懸垂著的文字
我僅僅是一道光
留下閃閃發亮的紋路
我忠誠諾言
不會被背叛的詞語書寫
我永遠活在
虛無編織的界限之外
我不會選擇離開
即便雪山已經死亡

2

我在山脊的剪影，黑色的
花朵，虛無與現實
在子夜的空氣中沉落

自由地巡視，祖先的
領地，用一種方式
那是骨血遺傳的密碼

在晨昏的時光，慾望
就會把我召喚
穿行在隱秘的沉默之中

只有在這樣的時刻
我才會去，真正重溫
那個失去的時代……

3

望着墜落的星星
身體漂浮在宇宙的海洋
幽藍的目光，伴隨着
失重的靈魂，正朝着
永無止境的方向上升
還沒有開始——
閃電般的縱身一躍
充滿强度的腳趾
已敲擊着金屬的空氣
誰也看不見，這樣一個過程
我的呼吸、回憶、秘密的氣息
已經全部覆蓋了這片荒野
但不要尋找我，而具早已消失……

4

此時，我就是這片雪域
從吹過的風中，能聆聽到
我骨骼發出的聲響
一隻鷹翻騰着，在與看不見的
對手搏擊，那是我的影子
在光明和黑暗的
緩衝地帶游離
沒有鳥無聲的降落
在那山谷和河流的交匯處
是我留下的暗示和符號
如果一隻旱獺
拚命地奔跑，但身後
卻看不見任何追擊
那是我的意念
已讓它感到了危險
你在這樣的時刻
永遠看不見我，在這個
充滿着虛妄、偽善和殺戮的地球上
我從來不屬於
任何別的地方！

5

我說不出所有
動物和植物的名字
但這卻是一個圓形的世界
我不知道關於生命的天平
應該是，更靠左邊一點
還是更靠右邊一點，我只是
一隻雪豹，尤其無法回答
這個生命與另一個生命的關係
但是我卻相信，宇宙的秩序
並非來自於偶然和混亂
我與生俱來——
就和岩羊、赤狐、旱獺
有着千絲萬縷的依存
我們不是命運——
在拐彎處的某一個岔路
而更像一個捉摸不透的謎語
我們活在這裡已經很長時間
誰也離不開彼此的存在
但是我們卻驚恐和懼怕
追逐和新生再沒有什麼區別……

6

我的足跡，留在
雪地上，或許它的形狀
比一串盛開的
梅花還要美麗
或許它是虛無的延伸
因為它，並不指明
其中的奧妙
也不會預言——
未知的結束
其實生命的奇跡
已經表明，短暫的
存在和長久的死亡
並不能告訴我們
它們之間誰更為重要？
這樣的足跡，不是
占卜者留下的，但它是
另一種語言，能發出
寂靜的聲音
惟有起風的時刻，或者
再來一場意想不到的大雪
那些依稀的足跡
才會被一掃而空……

7

當我出現的剎那
你會在死去的記憶中
也許還會在——
剛要甦醒的夢境裡
真切而恍惚地看見我：
是太陽的反射，光芒的銀幣
是岩石上的幾何，風中的植物
是一朵玫瑰流淌在空氣中的顏色
是一千朵玫瑰最終宣泄成的瀑布
是靜止的速度，黃金的弧形
是柔軟的時間，碎片的力量
是過度的線條，黑色+白色的可能
是光鑄造的酋長，穿越深淵的0
是宇宙失落的長矛，飛行中的箭
是被感覺和夢幻碰碎的
某一粒逃竄的晶體
水珠四濺，色彩斑斕
是勇士佩戴上一顆顆通靈的貝殼
是消失了的國王的頭飾
在大地子宮裡的又一次復活

8

二月是生命的季節
拒絕羞澀，是燃燒的雪
氾濫的開始
野性的風，吹動峽谷的號角
遺忘名字，在這裡尋找並完成
另一個生命誕生的儀式
這是所有母性——
神秘的詞語和詩篇
它只為生殖之神的
降臨而吟誦……

追逐　離心力　失重　閃電　孤線
慾望的弓　切割的寶石　分裂的空氣
重複的跳躍　氣味的舌尖　接納的堅硬
奔跑的目標　領骨的坡度　不相等的飛行
遲緩的光速　分解的搖曳　缺席的負重
撕咬　撕咬　血管的磷　齒唇的饋贈
呼吸的波浪　急遽的升起　强烈如初
捶打的舞蹈　臨界死亡的牽引　抽空　抽空
想像　地震的戰慄　奉獻　大地的凹陷
向外滲漏　分崩離析　噴泉　噴泉　噴泉
生命中墜落的倦意　邊緣的顫抖　回憶
雷鳴後的寂靜　等待　群山的回聲……

9

在峭壁上舞蹈
黑暗的底片
沉落在白晝的海洋
從上到下的邏輯
跳躍虛無與存在的山澗
自由的領地
在這裡只有我們
能選擇自己的方式
我的四肢攀爬
陡峭的神經
爪子踩着岩石的
琴鍵，輕如羽毛
我是山地的水手
充滿着無名的渴望
在我出擊的時候
風速沒有我快
但我的鎧甲卻在
空氣中嘶嘶發響
我是自由落體的王子
雪山十二子的兄弟
九十度的往上衝刺
一百二十度的驟然下降
是我有着花斑的長尾
平衡了生與死的界限……

10

昨晚夢見了媽媽
她還在那裡等待，目光幽幽

我們注定是——
孤獨的行者
兩歲以後，就會離開保護
獨自去證明
我也是一個將比我的父親
更勇敢的武士
我會為捍衛我高貴血統
以及那世代相傳的
永遠不可被玷污的榮譽
而流盡最後一滴血

我們不會選擇恥辱
就是在決鬥的沙場
我也會在臨死前
大聲地告訴世人
——我是誰的兒子！
因為祖先的英名
如同白雪一樣聖潔
從出生的那一天
我就明白——
我和我的兄弟們
是一座座雪山
永遠的保護神

我們不會遺忘——
神聖的職責
我的夢境裡時常浮現的
是一代代祖先的容貌
我的雙唇上飄盪着的
是一個偉大家族的
黃金譜系！

我總是靠近死亡，但也凝視未來

11

有人說我護衛的神山
沒有雪災和瘟疫
當我獨自站在山巔
在目光所及之地
白雪一片清澈
所有的生命都沐浴在純淨的
祥和的光裡。遠方的鷹
最初還能看見，在無際的邊緣
只剩下一個小點，但是，還是同往常一樣
在藍色的深處，消失得無影無蹤
在不遠的地方，牧人的炊煙
裊裊輕升，幾乎看不出這是一種現實
黑色的犛牛，散落在山凹的低窪中
在那裡，會有一些紫色的霧霭，漂浮
在小河白色冰層的上面
在這樣的時候，靈魂和肉體已經分離
我的思緒，開始忘我地漂浮
此時，彷彿能聽到來自天宇的聲音
而我的舌尖上的詞語，正用另一種方式
在這蒼穹巨大的門前，開始
為這一片大地上的所有生靈祈福……

12

我活在典籍裡，是岩石中的蛇
我的命是一百匹馬的命，是一千頭牛的命
也是一萬個人的命。因為我，隱藏在
佛經的某一頁，誰殺死我，就是
殺死另一個看不見的，成千上萬的我
我的血跡不會留在巨石上，因為它
沒有顏色，但那樣仍然是罪證
我銷聲匿跡，扯碎夜的帷幕
一雙熄滅的眼，如同石頭的內心一樣隱秘
一個靈魂獨處，或許能聽見大地的心跳？
但我還是只喜歡望着天空的星星
忘記了有多長時間，直到它流出了眼淚

13

一顆子彈擊中了
我的兄弟，那隻名字叫白銀的雪豹
射擊者的手指，彎曲着
一陣沉悶的牛角的回聲
已把死亡的訊息傳遍了山谷
就是那顆子彈
我們靈敏的眼睛，短暫的失憶
雖然看見了它，像一道紅色的閃電
刺穿了焚燒着的時間和距離
但已經來不及躲藏
黎明停止了喘息
就是那顆子彈
它的發射者的頭顱，以及
為這個頭顱供給血液的心臟
已經被罪惡的帳簿凍結
就是那顆子彈，像一滴血
就在它穿透目標的那一個瞬間
射殺者也將被眼前的景象震撼
在子彈飛過的地方
群山的哭泣發出傷口的聲音
赤狐的悲鳴再沒有停止
岩石上流淌着晶瑩的淚水
蒿草吹響了死亡的笛子
冰河在不該碎裂的時候開始巨響
天空出現了地獄的顏色
恐懼的雷聲滾動在黑暗的天際

我們的每一次死亡，都是生命的控訴！

14

你問我為什麼坐在石岩上哭？
無端的哭，毫無理由的哭
其實，我是想從一個詞的反面
去照亮另一個詞，因為此時
它正置身於淚水充盈的黑暗
我要把埋在石岩陰影裡的頭
從霧的深處抬起，用一雙疑惑的眼睛
機警地審視危機四伏的世界
所有生存的方式，都來自於祖先的傳承
在這裡古老的太陽，給了我們溫暖
伸手就能觸摸的，是低垂的月亮
同樣是它們，用一種寬厚的仁慈
讓我們學會了萬物的語言，通靈的技藝
是的，我們漸漸地已經知道
這個世界亘古就有的自然法則
開始被人類一天天地改變
鋼鐵的聲音，以及摩天大樓的倒影
在這個地球綠色的肺葉上
留下了血淋淋的傷口，我們還能看見
就在每一分鐘的時空裡
都有着動物和植物的滅絕在發生
我們知道，時間已經不多
無論是對於人類，還是對於我們自己
或許這已經就是最後的機會
因為這個地球全部生命的延續，已經證實
任何一種動物和植物的消亡
都是我們共同的災難和夢魘
在這裡，我想告訴人類
我們大家都已無路可逃，這也是
你看見我隻身坐在岩石上，為什麼
失聲痛哭的原因！

15

我是另一種存在，常常看不見自己
除了在灰色的岩石上重返
最喜愛的還是，繁星點點的夜空
因為這無限的天際
像我美麗的身軀，幻化成的圖案

為了證實自己的發現
輕輕地呼吸，我會從一千里之外
聞到草原花草的香甜
還能在瞬間，分辨出羚羊消失的方位
甚至有時候，能夠準確預測
是誰的蹄印，落在了山澗的底部

我能聽見微塵的聲音
在它的核心，有巨石碎裂
還有若隱若現的銀河
永不復返地熄滅
那千萬個深不見底的黑洞
閃耀着未知的白晝

我能在睡夢中，進入瀕臨死亡的狀態
那時候能看見，轉世前的模樣
為了減輕沉重的罪孽，我也曾經
把贖罪的鐘聲敲響

雖然我有九條命，但死亡的來臨
也將同來世的新生一樣正常……

16

我不會寫文字的詩
但我仍然會——用自己的腳趾
在這白雪皚皚的素箋上
為未來的子孫，留下
自己最後的遺言

我的一生，就如同我們所有的
先輩和前賢一樣，熟悉並了解
雪域世界的一切，在這裡
黎明的曙光，要遠遠比黃昏的落日
還要誘人，那完全是
因為白雪反光的作用
不是在每一個季節，我們都能
享受幸福的時光
或許，這就是命運和生活的無常
有時還會為獲取生存的食物
被尖利的碎石劃傷
但儘管如此，我歡樂的日子
還是要比悲傷的時日更多

我曾看見過許多壯麗的景象
可以說，是這個世界別的動物
當然也包括人類，聞所未聞
不是因為我的慾望所獲
而是偉大的造物主對我的厚愛
在這雪山的最高處，我看見過
液態的時間，在藍雪的光輝裡消失
燦爛的星群，傾瀉出芬芳的甘露
有一束光，那來自宇宙的纖維
是如何漸漸地落入了永恒的黑暗

是的，我還要告訴你一個秘密
我沒有看見過地獄完整的模樣
但我卻找到了通往天堂的入口！

17

這不是道別
原諒我！我永遠不會離開這裡
儘管這是最後的領地
我將離群索居，在人跡罕至的地方

不要再追殺我，我也是這個
星球世界，與你們的骨血
連在一起的同胞兄弟
讓我在黑色的翅膀籠罩之前
忘記虐殺帶來的恐懼

當我從祖先千年的記憶中醒來
神授的語言，將把我的雙唇
變成道具，那父子連名的傳統
在今天，已成為反對一切强權的武器

原諒我！我不需要廉價的同情
我的歷史、價值體系以及獨特的生活方式
是我在這個大千世界裡
立足的根本所在，誰也不能代替！

不要把我的圖片放在
眾人都能看見的地方
我害怕，那些以保護的名義
對我進行的看不見的追逐和同化！

原諒我！這不是道別
但是我相信，那最後的審判
絕不會遙遙無期……！

2014年2月14日至18日
於昆明匆匆草就　吉狄馬加